

## 友好發起

### 籌募程威廉學長紀念獎學金

Subject: Mr. William Cheng Scholarship Fund

Dear Schoolmates:

During the past two months, there had been several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commencement of fund acceptance toward "Mr. William Cheng Scholarship Fund" I am now happy to report that Mrs. Cheng is now ready to receive Your valuable contribution Please make Your Check payable to "Chiao Tung University Alumni Foundation of America, Inc." and mail same to Mrs. Jean Cheng, 506 Ingraham Lane, New Hyde Park, N. Y. 11040.

When the fund is received by the Foundation, I believe that Mrs. Cheng will request a separate receipt for each contribution to be mailed directly to you.

With thanks for your help and kindness,

K. C. Tang

程威廉學長，不幸七月間在紐約心臟遽爾病發，盛年謝世，各方震悼。程學長為人熱誠，任事負責，對交大同學會的貢獻尤大。友好發起籌募設置紀念獎學金，以垂永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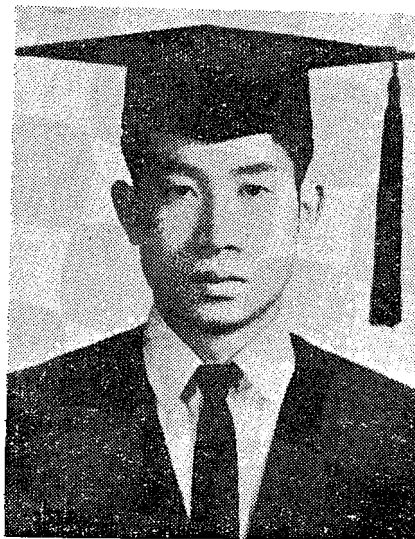
唐江清學長所擬通知函如上，在 N. Y. 是由程夫人章婉貞收管，臺灣請滙寄臺北第 566 信箱交大同學會，俾彙集轉致學術基金會管理。

悼念文章亦請寄交唐江清學長或臺北友聲，彙總稿件將刊出專輯追思。

## 一封無處投遞的信

丘宇澄

我是新竹本校大學部第一屆畢業（民57級）的學生，最近同窗好友陳啓源兄去世，我以書信方式寫成此文以為悼念。



### 陳啓源同學小傳

啓源兄為臺灣省臺北市人。民國卅四年生，六十七年歿，享年卅四歲。自幼聰穎好學，先後就讀於建國中學、本校電子工程系，並畢業於電子研究所。

其為人，認真負責，熱心誠懇，歷任校隊足球隊長、班長、社團負責人。畢業後服務建元電子、電器工會、愛森堡公司，歿

時為美商中洲公司遠東區負責人。推銷國產電器不遺餘力，並爭取巨額外滙。

老板：

匆匆由南美回來，却聽到一個令我震驚悲痛的消息，你竟然於八月十日以腦溢血去逝。初聽到這消息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不可能。怎麼

可能呢？你的身體如此健康，又沒有任何不良嗜好，說什麼也不應該輪到你。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兒，他們今後還有好長的時間要靠你撫養，你怎麼能夠，怎麼甘心，就這麼撒手一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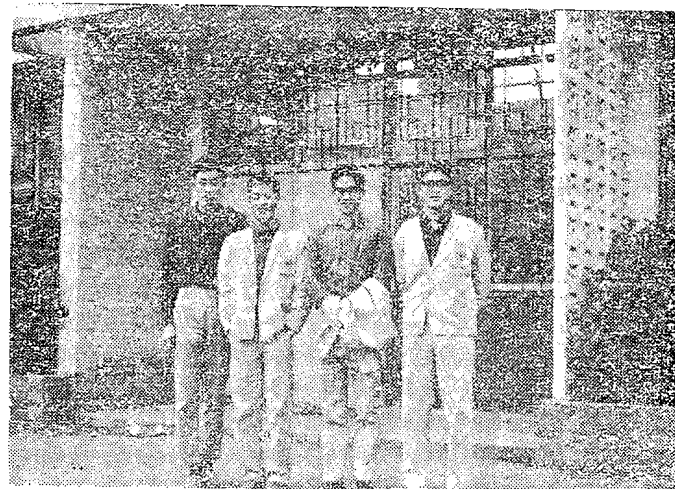
在國外遊盪了一陣，有很多趣聞與構想，希望跟你長談。老板，記得嗎？我們常常談起將來合作計劃，老費的生意頭腦，你的市場消息，我的工廠經驗。我們將先從貿易做起，期能掌握市場再設廠生產。去南美的這一趟，我發現進一步還可到巴西去投資生產，巴西市場的電子零件價錢太好了，需求量也真大……，這些，我多麼急於告訴你。然而，回來却遍尋你不著，施大俠、老趙、老費、小豆、老簡，連你最摯愛的大嫂，所有人都一再告訴我你去了，你去了，你去了，雖然他們的語氣也透著懷疑。終於，我恍然了，你是真的離開了這個世界，真的一去不復返。再也沒有可能跟你海闊天空的亂蓋，再也不能一起到你們公司附近的太平餐館去吃烤鵝了，老板，是這樣麼？但是你的身體如此健壯，天天練太極拳，小病都難得有，怎麼會說去就去？那麼多身體比你差的人，他們怎麼仍然活在世上，是上天不公？或者根本就瞎了眼？我不禁茫然了。

回來的第二天，我到你家去探望伯母及大嫂，我想安慰他們請他們節哀保重，也想在他們脆弱時，能夠盡點力量。然而在你家門口，伸出按鈴的手却踟躕了很久，我不是長於口才的人，我怕不適當的言語，反而更添他們的悲戚。進去以後，伯母、大嫂的悲痛使我難以自己，默祭在你的靈前，我也禁不住熱淚盈眶了，男兒有淚不輕彈，那只是因為還沒有到傷心處啊！

大嫂告訴我你離去的原因，告訴我你每晚把工作帶回家忙到深夜。我不禁要責怪你為什麼要如此認真、如此負責，從大學任足球隊長起，你就認真負責的過了份。球員不練球，你要把他們揪出來，學校不發經費，你要去爭取，甚至爭吵，大四時，為了編排同學錄，更是犧牲了自己唸書的

時間，老板，難道你不知道認真負責是要付出代價的啊！何況中洲公司又不是你自己的事業，你這是為什麼？然而，我是瞭解你的，你孜孜不倦的工作，是爲了提高家庭的生活，你不眠不休爲中洲公司開展數百萬美金的業務，是爲了證明自己的能力，你不仗不求一付不取是爲了培養自己的名聲，以爲自創事業鋪路，這一切錯了嗎？沒有，但是我困惑了，積極進取者的生命，爲什麼經常爲上天刻意的攫去，是天妬英才，不讓他們與之爭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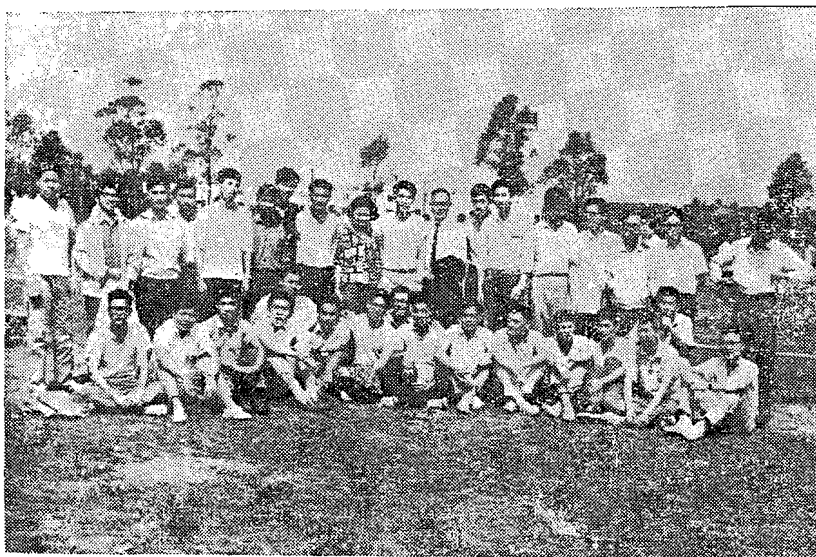
你孝順父母，摯愛妻兒，閒暇假期從不浪費時間於歡場牌桌，總是帶著家人去郊遊散步。多年來商場的習氣絲毫沒有影響你的執著堅定，你維繫著全家的幸福快樂。你的突然離去帶給家人絕大的打擊，大嫂傷心欲絕，伯母不准你的身體搬進屋裏，她的理由是『啓源不孝，竟然先我而去，不准他回家』，又說『當啓源的母親，非常不幸，他這麼友孝，這麼乖，如果壞一點，就不會這麼難過了』，話裏的無奈與椎心泣血，真使我



同寢室四友，右起第二人爲啓源同學，  
第一人爲筆者

悲感不已，老板，你知道你家人對你這種刺骨的懷念與愛心嗎？

憶起往事，交大復校於新竹，我們一羣小伙子以第一、二志願闖進了交大，學校的侷促，校舍的寥落，頗使我們失望。然而，韋路襤褸以啓山林，參與學校的成長茁壯，使我們同甘共苦，也蘊育出同學間勝似手足的濃郁情誼。記得從第一宿舍起，你、哲雄、老趙及我就同寢一室。食則同桌，出則同遊，學則同磋。老趙是K書派，不屑冶遊，我們三人則常去看電影，逛書店，到城隍廟吃米粉、蚵仔煎，你最喜吃的，則是民衆活動中心對面小攤所售的『烏弄』。你的個性較為剛強，我與哲雄則較隨和，意見不同時，多半是你爭贏。你任足球隊長，我與利偉、老黃從旁協助，從設計球衣，租借場地，安排比賽，到南征北討，我們都並肩作戰。雖則只是一個小學校的球隊，但我們戰績輝煌，在新竹未嘗敗績，你的盡心負責實是最主要的原因。你任班長時，我總是財務股長或體育股長，你熱心誠



第一屆電工同學，攝於56年交大接力賽

懇，同學多願幫忙，主辦的事都能順利完成，這與你的爲人大有關係。踏入社會，你、哲雄、我又很巧的在建元同事，你常談起你的計劃，希望在工廠吸取二年經驗，再轉往貿易方面發展以求了解電子市場。而後你當自組公司從事貿易，再進一步設廠生產。你確實朝着自訂的計劃行去。伯母跟我提起，你在年底就要脫離公司自創事業。我相信你會成功的。你有計劃，有條理，樂觀自信，誠實不貪，自身有能力，而別人更信任你，你會有作爲的，可是，如今……，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我深深體會到你的含恨以終。

九月十三日是你出殯的日子，很多同學友好，都到你的靈前祭奠，我與施振榮去的較早，他爲你家人攝取你最後的紀念照片。大嫂泣不成聲的向著祭拜者答禮。二位較長的侄子女也依著母親行禮，他們睜著小眼望來望去，時而還露出天真笑容，他們如此幼小，尚不懂得何謂悲戚，何謂喪父之痛。最慘的是你的小兒子，才四個月大，剛剛出世，竟遭遇人世的至悲。上天殘忍，何至於斯。祭拜後，我們坐著邱皮的車子送你安葬，你在中洲的全體同事也都去了，二位洋人更不遠千里從美國趕來，一直伴到你的靈柩落土。就這樣一抔黃土把我們永遠隔在二個世界。

老板，寫這封信給你的時候，我數度停筆，不能繼續。仰望窗外，依稀見著你的面貌。黯黯夜空，想起雁行折翼，難免悽悽長鳴。我是無神論者，然而，此刻，却期求超靈世界的存在，冀望你透過超靈的力量，保佑你的家人，並與我們溝通。一如往昔。

你的後事，在費、施、林三位的斡旋下，中洲公司作了妥善安排，你的家人，我們也會盡力照顧。希望你能安心。雖然你的生命短促，但却如流星，曳下一條耀眼的光茫。它將永遠光亮於我們記憶中。

再見，老板，望你安息。

弟 老 某 拜上  
六七、九、卅